





上海 療肺久咳丸  
每瓶大洋五角  
無論初起久咳一服  
此丸馬上平喘止咳  
服上一二瓶斷根永  
不復發若無功効將  
原洋退還患咳病者  
不服此丸算第一缺  
藥成都在舊廣一號  
東大街壽春藥房城  
子東大街壽春藥房  
府衙街生生藥房春  
臨路西段健華藥房

笑笑笑  
笑太太史真正妙  
有悟道。牙笑掉。  
嬌客有肥細臉並不  
俏男太細可看。老  
幼婦皆可隨成部社會  
多買幾盒知道書存無  
多要請早  
每部特價四角  
本報代售

光明影院  
淘金記  
包廂四十六  
另演全座二千四百  
女舞廳座二千四百  
外座費從二千二百  
起  
智育影院  
九月廿二號特  
演  
萬里征魂  
萬里征魂  
小舞台  
一無二特別戲園  
梅亭宴  
每位每位二百

第九回  
慶豐寺暗走徐明  
潮陽鎮計殺米文魁

這時風聲傳了出去。所有節度使衙門中的衛隊，也開來了現任文武官員，來的去的，繹絡不絕，把個潮陽鎮，頓時熱鬧起來，這座集英店，更是應酬不暇，這夜徐明廣，請了蕭方同鄧子章進來，對他們提說單鳳嶺的事，問二人作何辦理，用甚麼方法解決此事，蕭鄧二人齊聲說道：大人在嶺上住得很久，對於顏子章的行爲，大人是親自看見的，現在事已至此，聽憑大人作主。徐公道：這事風潮太讓大了，難免盧杞這奸賊，不在內中，張大其辭，蒙蔽聖聰，本來占據山寨，聚集多人，是不合法的，按律都要問罪，現在伍云定案，已遵令撤兵，我雖然承認誤去招安，但是爲首四人，決不能說他無罪，這是朝廷定例，奏摺上去，不能一概抹煞，顏子章雖是好人，但在公事手續上，不得不如此辦理，才能銷案，我思索許久，跟得兩位義士，往單鳳嶺一行，把我的苦衷，對顏子章鮑奎龍劉彪三人詳細說明，所有嶺上頭目小卒，不願招安的，先行遣散，但是他們三人，要依朝廷法度，暫行受屈，才可以掩人耳目，以免盧杞借事生非，所以這事，非二君先去，商議一吓，使顏子章知道這番意思，暫行受屈，我才好出奏，設使恃強不遵，風聲再一傳揚，倘若皇上聽了盧杞的話，派兵實行，剿辦，那時非但無法挽救，反轉有滅門誅族之禍，我不但對不起顏鮑二人，并且辜負諸君的美意，就連李義，我都對不起了，這時他們聽我的話，照此辦去，我跟即出奏，事情既已平息，諒皇上也不至加罪，使一般奸臣也不能節外生枝，乘隙陷害，我前日留鄧公子在此，就是專爲此事，我的意思，二位義士以爲如何，蕭方同鄧子章聽了這一歇話，半胸才說道：顏子章這人，到很明白事體，容易就範，不過鮑劉兩個，都是粗人，話雖如此，難免他們要生疑心，總得大人，有種真實保障，我們才好開口，徐公道：我心無他，可質諸天日，我這裏親手寫封書信，煩二位轉交顏子章，我在此等候回音，你們轉來了，我才起身，我今夜把信寫好，明日煩二位一行，蕭鄧答應了，又代顏子章致謝維持之恩，這才退下來，次日徐公寫好書信，二人就一單鳳嶺而來，且說顏子章，在單鳳嶺，因蔡師爺私

## 舒劍

往有之，近人則目之爲不經，而實則事所恒有，以吾所見之二事。固千真萬確也，鄉有靈師謝某，年六十餘，一日病歿，家人環哭，黃昏後，巫者咒經，（凡人歿後變時，以招死者誦經，名曰開路，其意始謂開黃泉之路也，既開路後始人歿），當喃喃之際，而謝忽張目起坐，巫大驚，退立數步，家人驚喜交集，方欲慰藉，而謝已下床，怒目視人，環守其傍，道演畢，人人散去，其子扶之返，而體已冰，氣息絕矣，然恐其再甦，不敢即殮，乃昇槨殮之，翌晨見無別狀，始具棺爲殮，又農人高攀，病月餘，一朝逝世及午忽甦，家人大喜，雷呼腹脹，具飯與之，食畢又呼，連食四次始已，問其母曰，何故以此燭帛列兒前也，豈以兒死耶，母曰否，爲汝禳福耳，攀聞耗市，見攀，大異昔日，人昇柩來，以偏擔輿名，乃命人談笑，不知己之如是者，居量較前增日，又死，人皆以爲覺何狀。

一二三

之人，偷渡過濠，放下吊橋，便可乘其不備，一擁而上，頭目都以爲不好，衆問其故，頭目道，沙袋填濠，雖比乳橋容易，只怕他設有埋伏，不容我近到濠邊泗水過濠，未嘗不是妙計，但咱們既準備斯殺，必然日夜守禦，即使偷渡過去，未必能把吊橋放下，反而白送幾條性命，我看這永興寨雖然利害，畢竟是一個村落，既不與官兵通聲氣，旁邊又無別個村莊援助，俗語說道，麻雀踏不碎瓦，我們只要把他團團圍住，不放一人出入，不消一兩個月，糧盡援絕，不怕他不說話餓死，衆小頭目都道，妙極妙極，停了兩日，救兵已到，那捻匪頭目便接照預定計劃，率領衆匪，整隊而進，把永興寨圍得水洩不通，那時銀荷小姐已到寨中，父女二人衝了幾回，

裝殮衣服，其戚某，弔，入門，急擲物面，寒喧，無感，退，工，瘳大瘳，家人止，宰對家，少異，且還陽也，每日食，至第九，半月復甦，以詢甦，不知也，再

歷十餘日，則真先弗甦矣，家人不敢移動，延三日夜，方爲之斂埋云，死而復甦，事固可怪，使非親見，不幾目爲荒誕邪，其所以再生多日者，未識靈魂否未散，抑爲借尸還陽也，錄之以質博學者，

金環曲 珊瑚

撰長生殿傳奇之洪昉思，有一篇金環曲，是寫汪貞女的拒嫁豪貴，甘爲貧士之妻，雖只寥寥百餘字，却抵得一篇數千言的哀情小說，那金環曲是：

「在家有女字秀文，少小綽約蘭蕙芬，項郎名族爭詩禮，金環爲聘結婚姻，十餘年來人事變，富兒那必爲貧賤，一相別字豪貴家，三日悲啼淚如霰，手摘金環自吞食，將死未死救不得，柔腸九曲斷還續，臥地祇存微氣息，詎料國工賜靈藥，吐出金環定魂魄，垂性由來動彼蒼，一夜銀沙鴛鳥鴦，嗟哉此女貞日質，項郎對之悲復憐，朝來笑倚鏡台立，代繫金環雲鬢邊。」

行走機。心中更加疑慮。故命鮑奎龍尋找。鮑奎龍又轉命李義去尋。誰知一去不返。連日籌劃軍事。也無暇及此。近見武云定扎在嶺下。無甚舉動。也不前來討戰。這時四處聞風響應。前來援助的。每日都有數起。心想。萬一戰事持久。將來糧草斷絕。豈不坐以受困。亟往各處打探的人。回嶺來報的。總說人民驚慌。到處逃避。如果再揚開去。爲害不淺。鮑奎龍又是昏人。屢次想帶領八馬。冲下山去。把官軍數個片甲不同。顏子章深恐洩露出事。故反時刻提防着他。心中更是憂急。這日。正坐着在思量。忽見尋糧卒前來報說。嶺下扎的人馬。不知何故。已陸續起營開拔去了。顏子章聽報。還當是軍官。在用吊虎離山之計。接着連次探報。山下人馬。確實已經開完。顏子章十分詫異。心想。這其中必有原故。過了兩日。毫無動靜。大家正在猜疑。忽見噱兵來報。說是金彈子蕭大爺。同漕河縣鄭公子。上嶺來了。顏子章一聽大喜。立時同劉鮑二人。起身出寨。則見二人。一前一後。已到寨門。下馬。大家相見。讓入四面。行禮落坐。彼此敘了一番經過。然後蕭方鄭子云。才將他們奉命而來的意思。向顏子章詳細述了一番。又將徐明廣的實情取出。顏子章接過。拆開一看。不住點頭。便向蕭方鄭子雲道。老師同表弟。審慎內中。莫有相欺的他方。我顏某雖然受屈。只要保護地方無事。有何不可。從前他一到山東。還未接印。就到我府中私查。我想他。一定聽得有一種謠言。相信不過。才有這種舉動。二次到單鳳嶺來。也是不露聲色。所幸顏某行爲他已知道。既承關愛。敢不遵辦。煩勞代轉。就說我在此靜候處治。就是蕭方同鄭子云。又把徐公。對於此事的困難情形。說了一番。三人自然遵命。大家商議就緒。次日蕭鄭便起身回潮陽鎮。覆命去了。顏子章即將各處來援助的。一般朋友送給路費。遣散下嶺。又把全嶺噱兵。聚集起來。對他們剴切演說。現在節度使要親來招安。你們不願的。依層次給銀兩。各歸故里。如願招安的徐大人來時。自有主張。一般噱兵。有願有不願的。共計不過三千人。願招安的不過一千人。不願招安的。顏子章照人分派。給銀遣散諸事安置妥帖。鮑奎龍同劉廖眼見噱兵。走了大半。深信前功盡棄。總覺不以為然。顏子章反覆比喻。說道如不這樣辦理。怎好結局。你們只逞血氣之勇。難道真要造反嗎。此刻是得敗速處且收。將來還愁莫有事做嗎。蔡師爺既是節度使。這事他完全知道我們的。若更決不會爲難你我弟兄的。

未完